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郜祚熾



文憲集卷七

明 宋濂 撰

序凡三十四章

詹學士文集序

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亮鏗鏗作金石聲及歸我

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

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子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

行輙操觚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耶其何可及耶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燄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吹鸞笙而食紫霞絶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横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

故作史記奕奕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别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虚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耶同文以文集授予序神思揺蕩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是為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

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
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
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
其典章之懿叙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為之變發其性情
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葢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
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藴索乎
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㬱乎鬼神幽明之
賾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

則入夫芒杪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玄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

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
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繒之尊之
賜幾無虛月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碑
得公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
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為最多君
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
雹颯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
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

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令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井齋先生沒方教授于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井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謂

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二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為文序之以傳濂也不敏自丱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裹糧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濂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夷輙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術迂疎不足副公之望況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卿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

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尚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衛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槀及逌海逌遼二志通類為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為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

請為尤切濂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郕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剽鷙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温潤雅馴最為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慶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貍蚤從呂居仁徐師川遊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

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
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
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
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孳孳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
華蓋山裹糧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氷釋自是違之於
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辛巳嘗舉於鄉明年
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
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

郎官入成均為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為副使改令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内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為師故其駿發淵奥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飈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明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濂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業欲以古文辭

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為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厲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壻家危公素所撰墓銘玆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材必超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内至於文學侍

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綵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濂侍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為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

餛焜煌其論議崇谹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
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
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覲
因即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曾丞相御史大夫來
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名見於謹身殿奏
對稱旨詔銓曹擢為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
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
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

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
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
别文遠盡出所為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
未甞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
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於
世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
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為人不翅足矣况上簡聖
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

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有道之朝恭承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為至榮此異世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為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濂也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日以文自娱其視文遠殆猶土鉶之於殷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

不一言嘵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也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請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於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暐祕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

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穀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没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顧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

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
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
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
力撼弗能動倘涉非義舁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
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為樂人叩其自
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舂玉鳴庳非
吾室崇豈我榮㦯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
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經

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内翰柳公道傳文獻黄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於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安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

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

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黄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輙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

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

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令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彰彰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

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
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
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
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
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
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
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
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

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叅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吕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於鄉科

目既屡益寫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静者久聲光奕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文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

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殁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彛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

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詭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横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滞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

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偏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日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柰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絶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奕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名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横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修日歷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

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覯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彝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彝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彝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

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為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寱語者讀彝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黄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源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

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諷咏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

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别白黑而絶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兹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彛仲言哉彛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

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燮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燮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

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覆敗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俶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

奚暇追琢締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巵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晩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絶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麗澁數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皇朝為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曠
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
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
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
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
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乎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
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
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

居眉自文定公長子擻猷閣待制遯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

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强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

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潚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强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

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何故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蘤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為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

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為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梔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駑

駘恨劣逸驥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耕滅裂而耨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為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棄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尚遷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正月既望

吳濰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怳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濊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沖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工固當有潛心而願學

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令將出守濰州與濂胥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韞珠涵

壁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

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綠者五色交揉變幻而不恒者一圓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絶類絶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鬛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斕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

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掇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

之間蓋其所禀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况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静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絶不為不力

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戹匴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為大大亦不能為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輓而珠走盤也發為聲歌其清朗横逸絶無流俗塵土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為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

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
方袍之士與縫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
徒曇鍠編類成書釐為十卷來徵濂為之序嗚呼文者
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
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慕賢者之閫奥其可傳遠無疑
濂鳥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
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
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稿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稿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内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為弗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悦其金貝輙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子每為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主陳日㷆

稽首工表遂乃封為安南王未至日煃卒嗣王日焸有請于朝復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為宜上名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焸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為壽元凱峻却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為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

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為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姦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為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内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為巨擘云

杏庭摘稿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没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雕肝琢

胥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為不多果能傳之於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耳尚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為江東一大郡自昔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

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工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為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類燕姬越女巧自衒鬻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為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多得邪濂方將謄寘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

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古今詩若干首鋟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絶出於今人者序之於簡首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説之然否也先生諱焱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為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於詩者不書

白雲稿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

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

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
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
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
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
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
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
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
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

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發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黄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

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稿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

壹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

伯賢名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

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守齋類稿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

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

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

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為

諱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為能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門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

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嘗竭其思慮焉它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蕊堪把玩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為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刔六十二治要十八體卦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為前後外三集通名謂之守齋類稿云予嘗

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覈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説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名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殁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禄大夫賜紫金

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髪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内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

味梅齋稿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傑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輙相過從飲

酒為懽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强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癃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懽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

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可覯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稿者示余皆馳騄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哉

清嘯後稿序

詩之為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

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傳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鋭之志歛歷仕塗綽著聲譽粤自戎幙至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馬日積月盈分為清嘯前後二稿前稿則國史危公既

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稿而胡君遂徵為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誕者流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麄者流於犄犖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藻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為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藴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

以荒唐之資操褊迫之行雖自漢魏至於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闖其閫奥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亭邃館必壓以呀然之獸鉅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傑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

傳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為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冑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庶後之人知張氏之永永保大者其世德良深焉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

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

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為玄教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絶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吴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卬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

即位名為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
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
及神虎秘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黄帝九鼎丹
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為人蠹鋭意入蜀初居陽平
山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屢受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
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増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
之衰熄如發醎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
年復遷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

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
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詔徵黄門侍郎辟隱居陽
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
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纉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
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虎祭
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
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
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

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為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曁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啟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名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

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為則天下治
矣工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
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
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
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遥見乘
黑龍往來諸峯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
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
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餘百秉一生善善生季文

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甚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
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名至闕賜號曰真靜先生
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
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
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
錫以紫衣象中生䘵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䘵真先生
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
聞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

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於水
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宫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
之皆褰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
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虛大
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為上
清正一宫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
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
黿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

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爲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啟龜山之窆唯一舄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産毗陵有妖憑樹詺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静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

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
其祖伯堣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
求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
蝗可大禜之雨作而蝗殪敕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
諸宫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宫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
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
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
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

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賫詔名之賜玉冠玉圭冠以
靈應沖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
得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
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
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大
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川潮水大
作沙岍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
符踴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魚首黿身其長丈餘

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
乎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
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
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
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
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
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
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

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工復賜以褒文稱其曈樞電轉法貌昂然人以為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為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

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横遭天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扞闗官府頼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稗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有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

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

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為翰
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諡為文肅有子三人皆
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殁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
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
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
役於公門公之為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
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慤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
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也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

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為與造物者爭强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政以遂天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為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

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道者不古若則以無位為解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為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

間苟未暇為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為士者布海内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拜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於册再會使互陳其所為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偏拜羣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於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

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癃殘者相養祭酺相召昏嫁喪災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為也而人咸莫能為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為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

繼成之益修其遺文甚完譜固睦族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為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為最盛清

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漫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强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擊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徼而愬之思明出片言理詘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

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氓卧周道氣奄奄欲絶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為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為主後者煢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為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為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吕肅公之薦

入仕四為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録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史局與修元史工親書其名名至殿庭即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為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數來請曰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宣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為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迺者先祖又傾背矣痛念世德

弗昭家牒不修皆無以示遠爰輯為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儻畀矜之冠以序文實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邪

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為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修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為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宣之所為歟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為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册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良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

玄季曰散騎常侍畯皆仕於吳畯生宣威將軍陟陟生
康樂令脩脩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
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璨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
曰智者大師令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
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禀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
玄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
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
自是蔚為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璉懼其族大而

譜逸也於是撰爲家乘二卷一做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爲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先生事畧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第

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為一音者似為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為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襲氏冒姓之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令璉也為斯而惺惓惓於譜事之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為辨析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璉字

士逌嘗從予學經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

工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浦河東嘗聞工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珍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

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尉澥澥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塤塤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修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柄文柄生壽廷壽廷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

縣令殷武也汝陽爲北祖至四世孫司空蔡遂相宣宗
武進爲南祖孫子甚多如工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
臨海比比有之而在工虞者爲最盛一門之内惇禮樂
而悦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
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酣觴淋漓誾誾然和洽
亹亹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閲者
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
若金張若許史者葢亦多矣未數傳間或至於殄絶宗

胥即不絶亦降于皁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藎奏疏剴切凜乎有三代遺直之風徳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怠詳譜其所自出粲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世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

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遺恵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子孫幸襲藏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馬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戸部闕郎中闕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諸暨孝義黄氏族譜序

黄為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於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黄國故城黄既為楚所併子孫

散之四方以國為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黄
氏咸以江夏為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
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縈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珌
浩生三子琛玘璞其子孫析為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
珌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監利玘之枝則分寧璞之枝則
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譜及黄庭堅䰠
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曁孝
義之黄氏實出於珌珌之季弟玘有子曰瞻以策於南

唐用爲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珌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珌之冡子惠自雙井遷於剡尋從剡遷令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於鄉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貲以規義田均給婣族故其三子十孫多躋膴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朝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罄家藏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人汝楫生八子開閌閣同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而閶與閭亦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

已丑乙科閩復占特奏名終荔浦丞闌補官將仕郎閣修職郎兄弟一時榮貴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祿食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于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爰輯舊譜而續為新圖釐為若干卷而徵子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他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駘封於汾川而其後為沈姒蓐黃諸國為晋所

滅皆以黃為氏今去唐虞以前殊為極遠其所出難稽
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止江夏而已若櫟陽若安定房
陵若漢東工谷譙郡如此之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
族不與馬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表其所自出今
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孝義之譜以
鍾為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昆季為其子豐城之譜則
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
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

魯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之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聚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如分寧縣瞻實生玘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為甚邇其事宜可徵何為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無官以涖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先師黄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溽遷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珪曰琳豈亦縈之從

孫耶竊意縈之兄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為黄氏之望故余歴考羣譜叅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思文羣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亡畧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

以太史公之博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為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於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

者未有若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於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他族矣宜其譜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修譜之為難而修其身之為難譜或不修其為患小身或不修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為天下凖言語為後世法為其

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騶輿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為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為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修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為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為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其為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為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

宣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序也余故樂爲之言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圖譜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禄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

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枝裔為譜使後人知所自顧先
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
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
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
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為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嬴燕
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
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
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

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裳氏自恬殺始顯恬殺雖賢然其所為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於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殺者乎方恬殺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沒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尚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温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

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殺乎其名誠顯於當世而著於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浦江龍溪張氏宗譜序

浦江仙華為屏大江為帶中橫亘數十里山盤紆週遭

若城洵天地間秀絶之區也産於斯者族多繁衍而悠長高智遠畧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余以是亦從金華遷青蘿山下若龍溪張氏麟溪鄭氏先世皆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歟麟溪之先遷自歙龍溪之先始自青州歴吳寧白楓有諱祚字叔元者仕宋以安撫司提鎮鎮浦陽因遂家馬叔元保境安民功德丕著子孫永食其福令傳僅五世登仕版者已十餘人俱由明經起家勝國編其户為儒籍父子兄弟

自相師友人或造之但見其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舒徐提鎮公流澤之遠寧有既耶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偕弟東陽學諭齊賢念族屬繁衍恐服盡代疎且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或竟相視如塗人于是有圖譜之修其以叔元為浦陽初祖而吳寧已前之世系漫未之及者處屢更兵燹流傳或未確也如心仲子正卿亦舉明經為浦學諭與予曾同硯席持是譜謁敘於予蓋予嘗序張氏得姓為神明之胄族望之貴顯已詳見於

他世家列傳中今不暇具述而獨羨叔元翁來遷茲土世修陰德代已昌明而亦見山川靈秀之鍾不可無也余固將老青蘿矣不知後人能如麟溪龍溪兩族之盛見藹於家內否正卿有士行致謹於先世譜圖裝演成卷而珍襲之其得崇孝廣愛之道矣是為序明洪武巳未秋九月朔旦

章氏家乘序

章氏本姜姓出於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受封於

鄣即春秋所書齊人降鄣是也今密州有古鄣城實其故地鄣紀之附庸國也紀亦姓姜地皆與齊接其為姜姓無疑或謂出於夏之諸姒者乃誤以辛作章而謂不去邑而别為章仇氏者亦不知漢章弃因避仇而始加之也鄣自為齊所滅子孫遂去邑稱章氏分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為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至兵部尚書叴永嘉初出守於泉始家于南安唐康州刺史鵬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康州之五世孫重復自浦城遷處之

龍泉葢重之曾祖仔鈞當唐之季琅琊王王信通節度福州仔鈞投以三策大喜遂承制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具妻渤海郡君練鴦賢而多識有恩及南唐將領王建封遂全建州一城之命生一十五子六十八孫支系敷蕃布於東西或入坐廟朝或出膺郡寄或宰百里之邑或秉節鉞分鎮邊陲後先顯者殆以餘百計蔚為江南望宗然而世遠族殷復罹兵燹漸至於不可考重之十六世孫溢深為是懼於是稽厥系緒法諸史表旁行

為圖條列不紊作譜圖篇第一先世遺行可仰可師摭其都凡區別以陳作景行篇第二竹素所載琬琰所刻文章昭爛不愆其實作傳志篇第三事涉攷質難可類分小大弗爽集以示後作叢載篇第四四篇之外復不厭詳著本房圖以為別錄通名之曰章氏家乘云濂竊聞之隋唐而上選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為考定藏於秘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

也五季以來法始大壞而近代為尤甚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譜而姓氏無别有不得不憮然而增慨者溢於其間乃能孜孜弗懈而成書以傳其賢於人也遠矣濂與溢游者久雖不能文謹為嵇章氏所自出及夫述作之意序諸篇端他日圖譜之局或設博雅君子亦當於此而有攷焉溢字三益尊尚伊洛之學持己率物粹然一出於正云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
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楨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
謀詭姓遁身因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
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
子曰昋突遷冀南朱虚叔子曰炅奬徙齊之歷山季子
曰炔㷈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紀載或謂
睦與桂同音而出𨀧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昋横
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

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
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
溪者曰仔鄉任南唐為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子
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於世鄉人廟而祀之其後人
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
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
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逮我國朝德稱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兩宮令望隆蔚德稱從弟仲

權擢忠之鄧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子中書舍人慎徵予序之慎嘗從予學因為撮其樞要冠於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漈鄭漁仲著為通志其中二十畧唯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為墨牛金之子亦因避害而易為牢漁仲謹識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予故持書桂之所出為曾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尚

思有以謹其傳馬子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世正楷異未必其畫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傅會殊不知隸書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因并及之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為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為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望於河南

至西漢末新莽將簒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度天下必大亂即避去歙之東鄉因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儕儲儼儕閺內侯行南部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頤真太守周歆舉為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兼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卜郊忤上意飲鴆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為仙翁云仙翁生三子纘之弘之覲之一云覲洪覲蓋傳聞之異辭爾子孫分為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纘之之後則嚴

衢婺越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覯之之後則莆田
九江滁陽至今繁盛纘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為散騎常
侍生南昌令倫倫生隋秘書郎祚祚生太中大夫伸伸
生唐太子中舍孚孚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
逢逢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
生、二子堂常褚褚宣遠將軍堂永陽令生二子達讓達
生三子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屬道屬生四子聰尊
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興令安令保令興生世雄世雄

生道明道明生二子敍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懋
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整漢衛史中丞生刑部尚書景
漢生四子宗宷宰宥宗浙東觀察推官生三子永珍永
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浚可瓔可齊可
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處士干干字雄
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
子翼嚴翼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
景先述生三子景先景珍景珣傳景先生二子彥超彥

安景珍生三子彥誠彥暉彥瓊復自越還居睦景珣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承招自彥起而下號爲九房諸孫復布列于浙河之東多仕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者曰二四府君雖宗之述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君又卜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海寧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其族漸大讀書爲文辭者後先相望迄於宋季不衰同郡縣而居若臨海之鮫峰天台之龜峰寧海之

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毀於兵今啻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為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疎而惓惓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孺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膺郡寄者在在而是北則潤寥罕聞近世遂指為希姓然據新定别譜則謂長史晋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為之子也唐

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
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
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為正大抵江南
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為睦州刺史亮
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為武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淳
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令文大
之先出於玄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可
疑者故子為稽玄英之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略

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馬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爲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真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鶩湖之方屢出名卿貴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翥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纓者

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别譜謂仙翁為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為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儕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

斯理也脩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靚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閱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為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靚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為江南望族而玄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

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令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閲勾無譜其稱玄英第三世諱述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俣城因據之為正且為牽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㺹始遷㺹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戸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延滔

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觀之之裔因為玄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兹序者有疑而不釋謾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為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為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位序至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為尤盛

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孫某為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即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統生四子曰叔啟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莘莘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實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曰吾世為宋義民不得不爾令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遁藏重山峇林中詭葉為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亡二親能自表見於世國朝皇慶延祐

間大官辟為與國武昌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恒皆業于儒初馬氏强盛時析為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盡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於廟及祖父諸塋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為葉吾耄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薦紳先生文以昭之吾死目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於兵晉挈恒孑孑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禄食

間過濂道事欷歔以泣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姓氏無辨蓋有因襲致久而不能革者況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墨台氏辟難而改為墨又改為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於時終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避患而改為牢又改為尞尞氏名黙者乃能請於朝復氏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寛而有取於黙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玉蚤夜兢兢卒能復百年久易之姓非所

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夫孝者非以傳龜襲紫為也非以玉帛充牣為也明其宗胄不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鄫人以莒為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滅鄫以其姓異也夫姓異既不可以後人而襲人之氏其可以為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為文以昭晉之美乎

郘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一日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

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鈗等皆侍時
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跽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譏陝人
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
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
雪山巨舟遽成虀粉一家五十人咸死於海獨臣附餘
板薄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
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
為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大明受

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肆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聖恩如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

亦弗克底於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濂以未暇為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

哉然有一説為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
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
而後請命於朝復姓為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
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鄒之德哉聖皇之言即天
也愼毋忘之愼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為傑告之范公在
宋位至叅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
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文憲集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劉　禮